

生男还是生女

(苏)M·C·别德内著

吴清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生男还是生女？

〔苏〕 M·C·别德内 著
吴 清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生男还是生女？

[苏]M·C·别德内 著
吴 清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

北 京 春 雷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 4.75印张 99(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册 定价: 2.50元

ISBN 7-5043-0723-8/G·244

引 言

人在出生时，就得到了作为遗产的地球，包括陆地、海洋、辽阔无垠的空间和数不尽的矿藏；他还得到了作为大自然一部分的自身。他将如何支配这份遗产，他会为自己的子女、孙儿和孙女留下什么呢？这种遗传（社会的遗传和生物的遗传）又是怎样进行的呢？

今天，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是规模巨大的，而其后果是难以确定的。人按其社会本质和生物本质而论将变成什么模样，这并不是一个空空洞洞、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人借助科学获得了改造人的本质的巨大力量。他和她（男人和女人），这就是生命的起源、发展的起源和世代更新的起源……他和她加在一起，这就是生命的和谐、为母之道和为父之道的乐趣、在子女身上再现自己的容貌和本质！科学正在日益深入地揭开人类存在的奥秘。科学是否有能力控制人的生物本质，以求防止科学粗暴地“干预”生命的最隐秘方面而引起的致命后果呢？我在这里指的是预先选择婴儿的性别。

人类社会中的家庭是一种社会制度，虽然每个中学生都知道，在自然界中有许许多多动物家族和植物家族。家庭过去是，现在也是和社会同时发展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家庭。我们不能证明，今天的他和她（男性和女性）在生物性状方面，和古代甚至和纪元初期比有多少改变。但

是，两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家庭，不仅和古代比，甚至和20—30年前比都经历了极大的变化。

每个现代人都被灌输了许多科学的和准科学的信息，都对自己眼前的举止行为持理性的、自觉的态度。这个特点表现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繁衍后代的理性化。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断言，绝大部分家庭对生育子女的数目都持自觉的（理性的）态度。不仅如此，今天许多做父母的都愿意自觉地选择未来婴儿的性别——男孩或是女孩。了解性别是怎样形成的，男孩和女孩的发育和心理有哪些特点，这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很重要，而且是必需的。本书要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然而，请那些打算了解怎样才能按自己的意愿，或者说“按订单”生育某种性别的婴儿的读者不要抱怨，本书作者并没有提出这个课题。作者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幸福和子女及其父母幸福的角度，引起人们重视巩固家庭的问题。

广大群众正确地、科学地认识家庭问题和生儿育女问题，了解性别差异如何形成，两性之间的和谐怎样建立——这是树立人道主义、崇高的道德和伦理的最重要前提。

现代社会非常重视巩固家庭的必要性，把它看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家庭在增进青年一代的健康和教育青年一代中，在保证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方面，在改善人口素质方面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他和她，不论是登记结婚还是事实婚姻，从科学分类的角度看，都算是一个家庭。然而，如果没有孩子，它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家庭，只是一个没有插上生命之花的空花瓶。

一个年轻家庭的世界，是内涵丰富而色彩绚丽的，因此它的需要、它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其中包括希望有某种性别的孩子。

传授幸福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什么谈论家庭和睦、家庭伦理的书籍，谈论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的生物本质的书籍是如此之少呢？有些人忧心忡忡：离婚人数增加的原因何在？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对此有什么看法？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回答。

幸福是不能传授的，这话不错。但是幸福是应当，也可能创造的。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和学问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所有出现了需要加以妥善解决的问题的地方一样。

认识自己，善于控制自己——这就是本书的意义和方向。

为什么在婴儿出生时，两种性别有一定的比例，而且这种比例关系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为什么在不同的年龄段上两性的数量比例在各国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不同的时间里是有变化的？

能选择自己孩子的性别，自古以来就是千百万人梦寐以求的愿望。近来各国科学家在有目的地调节性别方面取得的一定成就，使我们可以预言，人类今后将能够选择自己孩子的性别。但是，实现许许多多做父母的人的这个宿愿，除了生物学上的课题之外，还提出了许多严肃的道德问题、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它不仅涉及到个别家庭，而且还可能会涉及全人类。由于这种干预，为社会的正常发展所必需的男女之间的数量关系可能遭到破坏，它的后果难以预料。

出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对这个令人激动的问题答案是

无法预先决定的，因为母亲和父亲都无法事先计划出生婴儿的性别。然而近年来由于生物学日益跨进自然界最高深莫测的殿堂，科学家们证明选择婴儿的性别是确实可以做到的。

由人工控制尚未出生婴儿的性别的可能性引起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从伦理学观点看，容许这样做吗？这种控制是否会导致和人道主义原则不相容的后果呢？未必有人能够在事先详尽无遗地预测这种或那种科学发现的命运，因为始终存在着这些发现被某些人用来反对人类的危险性。

关于由人来自觉地选择性别的可能性的实验资料是很有吸引力，而且是很有发展前途的，虽然如此，我们认为利用这种科学成就及其广泛的实际运用是弊多利少。现代人，在许多方面摆脱了那些据我们现在观察，对人的健康和心理情绪并不总是产生有利影响的生物规律的作用。但提供自觉地挑选性别的可能性，则是动摇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繁殖后代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是在几千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其目的在于造就更有生命力的物种和群体。

现时在许多国家人口中出现的两性比例关系失调，并不是因为生物规律、自然规律“变坏”了，而是由于社会动荡、战争、和男子死亡率高于女子，才导致人口的性别结构发生了反常的变化。而它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道德发展都是不利的。

人们对事先预知婴儿的性别始终是很感兴趣的。例如，古希腊人认为，受孕时星座的位置会影响婴儿的性别。罗马人则认为——顺便说一句，他们的看法比较接近实情——一切都取决于男子。在他们看来，如果男子在家庭中居于首位，

则必然会生育男孩。古代有些学者还认为，影响婴儿性别的是月相、父母的饮食以及父亲的年龄与健康状况。希波克拉底第一个认识到这个现象的自然本质。然而，只有现代的科学成就才使我们得以断定，新生婴儿的性别究竟决定于哪些原因。

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不仅是生物学的问题，也是人口学的问题，它涉及人的生物本质，而且造成不同的社会后果、经济后果、人口后果和医学后果。

作者试图在本书中通俗地讲解这一切，而不单是谈谈为什么出生的是男婴或者女婴。本书的内容超出了它的名字。一方面，这可能使那些打算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并获得如何选择婴儿性别的建议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准备做父母的人）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更广泛地（从进化演变、生命力、某种性别特有的医学——人口学规律的相互联系上）考察性别问题可以充实我们对生物因素、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在人生的不同时期的相互作用的认识。

对于那些希望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婴儿性别的人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所有年轻的家庭都来自觉地调整未来婴儿的性别，后果会是怎样的呢？观察表明，大部分年轻父母都希望头胎生一个男孩。现代的出生率本来就低，而且60%以上的家庭都只要一个孩子，这样，就会使人口结构中男性大大超过女性。

两性比例关系的任何重大改变都会导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实际上谁也不知道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对两性比例关系的破坏。如果父母对孩子性别的选择严重破坏了自然平衡，增加了男孩的数目，这种趋势能持久吗？抑

或它将由于女孩不足而自动停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应当在人口中保持自然规律和生物规律的作用，珍惜并保护人的本性。

这些忧虑的根据是破坏生态平衡孕育着危险的后果。过去和现在，对待动物界和植物界某些种属的伤心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人们有权选择自己孩子的性别，而且能够借助于各种人工手段（例如饮食制度，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实现这种选择，那么即使在出生时不引起两性比例关系的急剧改变，也很难说它对两性日后的发育和健康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

关键在于今天是否出现了按父母的意愿选择孩子性别的普遍必要性。如果的确有这种必要性，那就不能反对运用科学知识来调节性别。然而统计资料表明，即使没有自觉的干预，自然界也和几千年前一样，能够保证出生时两性的这种比例关系。既然自然规律对人类并不造成危害，那么是否值得去改变它呢？

看来不值得改变。而这就有充足的论据来维持在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由进化而形成的那种新生婴儿两性的比例关系。当然，本书作者并不反对在极个别情况下（或者出于医学的原因，或者出于维系家庭的迫切需要）事先调节性别。

法国《费加罗》报曾有一篇几乎是轰动一时的报道，说有两名法国医生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人们事先安排未来婴儿的性别。据这则报道的作者说，在参加试验小组的216名妇女中，有175人，即81%的人，生育的孩子都符合事先计划的性别。医生们达到这一目的仅仅是靠了……

饮食制。因此《费加罗》报的报道建议想生男孩的妇女，多吃刺激性强的、含盐、钠、钾多的食物。而想生女孩的妇女则应多食用富含钙、镁的奶制品。这类准备工作应当在受孕前的一定时期内进行。

其实，《费加罗》报所报道的这一内容，至少早在100年前就已经为人们所知晓了。那时维也纳的胚胎学教授列奥帕尔德·申克的理论曾经轰动一时。按照他的理论，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是由妇女在受孕前和怀孕后几个月中的、相当复杂的饮食制度决定的。如果想生男孩，申克建议妇女多吃亚硝物质（肉、鱼、蛋），尽可能少吃含碳物质（即含糖、含大量淀粉及用面粉做的菜肴等）。①

不难看出，《费加罗》报的报道并没有什么新发现。这些都只不过是几乎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的旧货色。然而把现在的“发现”和100年前的同一个“发现”加以比较，就可以使人相信，这个“发现”是站不住脚的：用饮食制来选定婴儿性别的办法，还在上一个世纪就遭到失败了。

医学博士罗佐夫斯基在评论《费加罗》的报道时，并不排除借助饮食制来选定婴儿性别的可能性。这在受孕之前是有可能的，因为在受孕之后，婴儿的性别就按照受精卵中被置入的遗传程序而形成了。特殊的饮食，按罗佐夫斯基的看法，在原则上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母体的内部环境，使之有利于形成决定所期望的性别的那种染色体组合。

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广泛采用饮食法来选择未来婴儿的性别是切实可行的。它充其量只是提高了预期性别的概率，但失望也是必不可免的，因为性别的形成决定于许许多多的因素。

探索饮食对形成性别的影响的实验本身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无疑具有理论价值。这类实验表明，遗传规律是在一定环境中实现的，而且决定于母体（大约还有父体）中生物化学过程的状态。虽然如此，最好还是让自然界本身去“关心”婴儿将是哪种性别，因为它在全部进化过程中，在整个人类群体的规模上并没有犯过错误。

但是，在特殊场合中，能够规划性别可以起良好的作用。首先，许多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只会传给男孩。对患有这类疾病的家庭，建议他们采用将来一定会找到的可靠方法，只生育女孩是合情合理的。而对那些只生育女孩的家庭，则可以，也应当帮助他们生一个他们渴望的男孩。在上述范围之外按父母的意愿选择孩子的性别，即使是采用简单可靠的方法，也未必恰当，而从破坏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人口学上的两性平衡的观点来看，甚至可能是危险的。看来，科学成就不应当激烈地干预生命中受自然规律所制约的这个极其神秘的方面——出生婴儿的性别问题。

是不是生男还是育女的问题蒙上了一层神秘莫测和机缘巧合的色彩，因而对人们具有很大的引诱力呢？

大多数人对于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生男孩，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生女孩的问题，不仅希望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想得到实际的建议，知道应当怎样做才能事先安排婴儿的性别。可是本书作者并不打算提供这类建议。在本书初版发行以后许多读者来信怒气冲冲地说，此书名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的明确性——生男？生女？然而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做出实际的回答。我自认为满意的是，正是向读者介绍的、形成性别的遗传学基础知识使我们得以摆脱有关人的起源、出生婴儿的性别

的种种偏见和迷信。

还有一个情况促使作者从医学和人口学方面涉及性别问题。这就是公开性的必然和需要。应当使有关我们生命的人口学和统计学的信息，特别是关于种种人口过程的性质和变化的信息为全体公民，不分老幼所知道。可以这样说，只有涉及居民中正在发生的各种过程的信息深入人心，人口学和统计学才能成为影响公民自觉的、负责的行为的有效工具。公开性，其中也包括关于新生婴儿中两性的比例关系、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同性别的人的发病率，以及心理疾患和死亡率等等的信息，不应当受到禁止。

人民、社会、每一个公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知道真实情况。人们应当知道，人的群体今天是什么状况，将来又会是什么状况，因为解决现有的种种人口学问题取决于人们自身。

由于自己对自觉地选择婴儿性别的可能性——科学使我们日益接近的这个诱人目标——持虚无主义态度，作者大约从本书的一开头就会使读者感到失望。然而，是否需要，又是否可能将科学的一切成就统统运用于人的存在，从而改变各种自然过程呢？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婴儿性别的选择，而且关系到遗传工程、人工创造智能等等。最好还是让人用电子去制造机器人，而不是极力把自己变成机器人吧；让人的感觉、情绪、行为、生命的最长寿命、出生时的两性比例关系维持自然状态，同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吧。

出生时以及在不同的年龄段中，两性的比例关系问题初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涉及男

人和女人的生命力问题，涉及不同性别的人的死亡率及患病率问题，涉及两性的心理及相互关系以及其它许多问题。在一本小书里详细地探讨所有这些问题自然是不可能的。

作者的主要目的是：使读者注意最有意思的医学——生物学和人口学问题，向读者展示遗传学和人口学那些能够解释我们的生命中发生的各种过程的成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出生的婴儿的性别没有满足父亲的愿望时，做丈夫的不要抱怨妻子，因为科学已经证明，婴儿的性别恰恰决定于父亲，而且完全决定于父亲。

今天的青年男女结婚的年龄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要早一些，了解这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婚嫁年轻化的趋势表现得很明显：现在有80%以上的女子和大约70%的男子初婚的年龄不到25岁，而20年前，在这个年龄结婚的男女只有50%稍多一点。这说明什么呢？是青年男女加速度的结婚、早熟的结果吗？可能是这样，有这个因素的作用，而主要因素看来是青年人由于能得到父母经济上的帮助而无忧无虑。大多数过早的婚姻（20岁以前）是不稳固的，这种婚姻往往迅速解体，正如它们匆匆缔结一样。

苏联每年平均有1.4%的夫妇离异，其中将近一半是不到25岁的年轻人。结果每年有70多万不满18岁的孩子失去父母中的一方。每个人都应当知道这一切，以便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子女的未来深思熟虑。

责任编辑：张安平

封面设计：郭运娟

目 录

引言	(1)
性别的由来	(1)
两性的数量比例	(21)
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寿命	(54)
男人和女人：几个心理学问题	(89)
分娩之前能否选择性别？	(106)
性别之谜	(114)
稍稍做一点预测	(125)
注释	(132)
结束语	(134)

性别的由来

为了弄清楚性别的由来，必须追溯到生物的起源，因而必须介绍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基本知识。

任何一个生物的生命，都经常处于危险之中。生命活动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生物过程，而且是一个受环境诸因素的相互联系和各个物种的相互关系所制约的过程。例如，栖息在森林里的动物不断受到死亡的威胁：饥饿、寒冷、疫病和猛兽的袭击，只有为数不多的动物能够走完该物种所具有的各个年龄阶段，但就是它们，最终也要因为生命的潜在程序告尽而死去。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生育、繁殖新世代的基本生物条件却恰恰是死亡。为了延续物种的生存，该物种的各个个体必须在自己身后留下后代，否则该物种就将永远绝灭了。长期的进化演变给地球留下了那些有足够的繁殖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受损失，但却能保证自己继续生存的物种。

不同的机体有不同的繁殖方式，其中主要有两种：无性生殖，由一个亲体分裂或出芽，形成一个新的机体；有性生殖，由专门的雄性生殖细胞和雌性生殖细胞结合而形成新的机体。除了标准的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方式外，在某些动物的生殖中还有一种中间型，它既不能肯定地归入有性生殖，也不能肯定地归入无性生殖。这些动物的后代来源于性细胞，但却无需事先和精子结合。这种生殖方式称为孤雌生殖，或

单性生殖。有些无脊椎动物（蠕虫、低级甲壳纲）惯常行孤雌生殖，另一些无脊椎动物（膜翅目、轮虫纲）则孤雌生殖和有性生殖并用。

行无性生殖时，机体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后，就分裂成两个开始独立发育的新个体。单细胞生物通常是用分裂法进行繁殖。例如，在条件适宜而且有营养物质的情况下，细菌群体每隔20分钟就分裂一次。一个致病的细菌进入人体后，通过成几何级数的简单分裂，一昼夜中可以变成10亿个。

无性生殖可以获得足以保证延续物种的大量后代。然而这种繁殖方式不能造成性状的变异和多样性。只有有性生殖，由于雌性个体和雄性个体的性状结合在一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新个体中，才能出现变异和多样性。

有性生殖的主要作用就是保证基因（遗传性的物质载体）的重新组合。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中，而染色体在人体的每个细胞中都是双数，共计46个。只有决定性别的一对染色体在男子身上和女子身上是有根本差别的。在性染色体中除了决定性别的基因之外，还有其它基因；由这些基因控制的性状就遗传性而言是和性别有关系的。

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活细胞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细胞质和细胞核。当细胞开始分裂时，细胞核内可以看到更小的构成，这就是染色体。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中，染色体的数目都是相同的，而且是双数；它们成对排列，外观完全相同。只有被称为性染色体的一对是例外，女性的两个性染色体是一样的，而男性的性染色体是不同的。其中一个和女性的性染色体相同，而另一个为男性所特有。

组成人体所有组织的细胞称为体细胞。和体细胞不同的